

與母親平視

第一次與母親平視，在我甫落地之刻。

臍帶在我成形之際便與母親牽繫，十月長短，我透過母親汲取生命的泉源，她說懷胎期間她嗜吃黃瓜，深怕害我身上像黃瓜一樣佈滿疙瘩，所幸沒有，不過膚色較深，頭型與黃瓜尖端相仿，既非圓滾，亦非方平。

在失去臍帶的剎那，我與母親看似脫離附庸，成為獨立的個體，實則又一條隱形的絲線將我們更綿密地纏繞起。俗語說血濃於水，儘管護士兼顧力道與溫柔地想把我身上所覆蓋的母親的血液洗滌乾淨，濃稠的意念沾黏在我細嫩的心窩處，也費了她們一時半刻才除去。

我被抱至母親攤躺著的床邊時，父親也在。我不記得我是否能睜開眼睛看她，抑或只管著嚎啕大哭？父親說母親那時血色尚未回盡，臉上降下一層白雪，被孟夏的室溫融出許多冷汗，瀏海紊亂地在額前爬行，但是她已有氣力伸手抱我，雙眸與我相對，聽說那時我已不再哭訴初來人間的陌生，不再因為離開母體而驚惶，而是在母親的懷裡蠕動肥嘟嘟的四肢，試著眨眼，據說許多動物會將降生後第一個看見的動體視作母親，也許母親那時微微地笑了，而我恰好與她齊眉平視。

作為我的藍毘尼園，家後那片小院裡那菩提樹便是我的無憂樹，我與姊姊常在其庇蔭下玩木頭人，每次我轉身一不見她的人影，便哭泣不已，她躲在門後的角落看笑話，看夠了才會出現，然後拿糖果塘塞我的嘴巴，要我不許跟母親告狀。

我的童年幾乎浸泡在一缸子的淚水裡，凡事皆能撼動嬌蕊般心臟。早晨醒來不見母親在床邊，我便不知所以地哭泣，我依稀記得腦中所閃逝而過她離家不歸的念頭，直到她匆忙從廚房衝回房間，見我臉頰上兩條水汪的淚痕和哭紅的鼻頭，無奈地笑著，我才能感到心安。

一次我見母親在桌前跪坐，打著昏黃的燈，把桌上的書冊都染成了陳舊的顏色，她翻閱著密密麻麻的黑字，在紙上跟著抄寫起來。在我還只能認得數字的當下，對於中文字的方正體型感到好奇。母親一筆一畫描摹著一幅只有方塊組成的素描，我湊過去問她在做什麼。

她沒有停筆，看了我一眼：「我在抄佛經啊！」

我沒有一字聽懂，心裡泛出更多疑惑：「為什麼？」

媽媽笑了，她難得停下了疾駛的筆尖：「因為要讓受苦的人不要再受苦啊！」她慈祥的語氣如春天的風吹醒枝頭的花。

人對話語的感受能力從何時奠定我並不明白，那時我也不曉得何謂受苦，我只聽得一陣滾著某種悲傷似的晚風，從母親的呼吸裡緩緩吐露，而悲傷是碎沙，刺進我的眼中，薄暮夕陽西下的赤紅也不過幾秒，便淺淺映入我大睜的眼睛，那被渲紅的河水汨汨地向前流動，從堤防的上緣滿溢出來，著時嚇著了母

親。

第二次與母親平視，是在秋分之前，那時我正準備升上國中三年級，對於課業，她自然是不必掛心，但是即便我樂於與她分享我的生活，些許情感路上的荊棘依然死死被我掩擋在身後，我擔心我的莽撞刺傷她柔嫩的指頭，在她奮力想將我挽救出來的瞬間，我曾經這麼後悔過。

貪嗔癡三毒，我唯獨戒不掉癡，內心盲點重重，我卻自認眼目清明，癡心戀上一介男子。那夜我與母親對坐，我沒有看她，低頭玩弄著手指，母親久久不語，只是獨自凝視著，眼前她已不知為何人。

我是正在受苦的，母親亦然，這幾日她茶飯不思，寢寐難耐。我在佈滿荊棘芒刺的樹叢裡沉浮掙扎，一心想尋覓一株盛開的花，但我聽不見她的叫喊，碰不得她的手心，甚至沒有見過她闖入我的夢裡。當我又捱過一天白晝，入夜卻也無從得到解脫。

我已分不清何謂善惡，若我為善，何以不見世人接納？若我為惡，何以見得？世間萬物若皆有自然樣貌，又為何獨我應該遮掩？若此為果，究竟因已何在？

有一瞬間我不再眷戀人世，憶起昔日光景，我呱呱墜地不是為了度眾生，而是為母親帶來苦難，母難日即我生日，何其諷刺，若能再入輪迴，來生我能否獨自受苦，不再禍害親人？如果母親預知我長成之後會帶給她如此撼動，也許她寧可當初分娩時多痛一些，也不願此時承受骨肉分離。

那晚母親僅僅問了我一句「你還會變回去嗎」，透露出她心中冀盼我回到從前的渴望之甚，那時我看向她，直直地望盡她徹夜未眠的眼眸裡，彷彿一滴豆大的雨水撞擊她靜水般的顏面，激起她眼尾繁複的波紋動盪。

十幾年過去，我已長成必須睨眼看她的高度，但是當我們對坐，我又回到從前踮著腳看她抄寫佛經的身形，她是如此崇高如一尊佛，而我深知我永遠攀不上她的偉大，正因如此，我不曾想過欺瞞她，我說：「我從來沒有變過。」一如無常。

無常需要看破，在母親住進醫院裡時我深深明白。那天我人在他鄉，接到電話說母親行車與人相撞，趕緊處理完手上的事前去醫院。多久未嘗如此焦急了呢？一路上我不願胡思亂想，只願佛祖保佑母親平安。我衝進病房內時，也許面目太過猙獰，嚇著了隔壁床的人，我意識到不能讓母親看見我如此慌張，否則可能牽動起她的愧疚，趕緊收起倉促的呼吸。

我走至簾後，母親坐起身子與一旁的父親交談著，臉上沒有過多表情。見我來了，搶先開口：「哎呀，看你那麼慌張！我沒事，就拐到手罷了。」我走上前看，厚實的繃帶捆繞著她纖細的手臂，還連著頸後撐起，臉上有一些微微的擦傷，我深吐一口氣：「真是．．．．．撞你的人呢？」「去做筆錄了，護士說觀察一下沒什麼大礙就可以出院了啦！」我看向父親，他點點頭，我才總算卸下沉重的巨石，與他坐在床旁的鐵椅上，聽母親說事況。

半晌，見窗外綠樹環繞，窗明几淨。譬如一早出門時晴朗無雲，微風徐

徐，倒映在湖面的天空格外湛藍，原以為是個美好閑靜的一天，卻怎麼也猜不到禍患彷彿刻意挑選人心大意之時，突如其來狂風大作，暴雨連袂，毫不留情擊碎天空的鏡面，扔砸滿地扎人心的碎玻璃，接著捉弄似的，遠方又畫出一弧虹彩，湖面圓潤得如不曾破裂一樣，萬物終歸寧靜。

母親的眼神安定，彷彿事情早在她的預料之中一樣，她若非預知劫難，便是心無罣礙。痛楚、驚惶、怨懟，在她的感知中已然消退，心念一轉，眼界一換，我們心知肚明再多的回首都喚不回時間逆流，再高的堤防都擋不了命運跌宕。

母親的手復原之後，梅雨季不需送別便自行告退了，連日陰陰沉沉的天空迴光返照似的，往大地撒下金黃的麥粒，構成一畝一畝的麥圖。

母親節當日，本該是平心靜氣的，此刻我卻難掩興奮，往常不曾慶祝佳節與紀念日，就連生日也僅是銘記但不張揚的我們家，在母親經歷各種劫難後，決心至佛光山拜訪一遭。

在我的記憶中曾經赴過一次，是跟著祖母去的，那時候還只懂跑跳和嬉戲，印象中看過金身與大佛，但都是模模糊糊的輪廓了。如今睽違多年，自禮敬大廳走出，陽光照射在成佛大道之刻，我們確確實實成了尋求超脫的芸芸眾生。越往前走經過八塔，在佛光大佛的注目禮下進入本館中，隨後跟著母親赤足踏入玉佛殿，她激動的神情溢於言表，連我也為之肅穆。

母親緩步走向臥佛，在前方跪下身子，做起參拜，我站在她後方，雙手合十，望著兩旁富麗堂皇的彩色玉雕，和眼前進入涅槃寂靜的白玉臥佛，母親虔誠的背影不禁讓我熱淚盈眶。

有那麼一刻我記不得母親是否曾經如此安詳地躺臥過，她的人生充滿困難與苦楚，她卻依然堅守她的慈悲，將所有苦攬下，只為讓我們平步青雲，即便我與母親之間的臍帶在出生那刻便消弭無蹤，仍然維繫著我們的是那條稱作因緣的絲線，堅固且柔韌，一纏上，便是幾世輪迴也理不清了。母親常笑稱我是她上輩子的情人，前世虧欠太多，此生才來彌補我，我明白這是她為了弭平我內心的愧疚，也為了更理直氣壯地承擔苦痛，但我寧可相信，縱使再經過生生世世的投胎，我也會依然追隨著她，直到苦諸滅盡，世間圓滿。若母親成了佛陀，我便是那比丘。

我看向偃臥的玉佛，那是我與母親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平視。自此之後，我明白將再也無法與她齊眉，因為她偉大的身影，最終化作我永生難以攀登的神木，庇蔭著底下的我，而我也只能盡力張開雙臂，給她最渺小的守護。